

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爲郡維舟將發使人于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荅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舟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荅餉不書好紙字事者重加賂遺以要酬荅

舊唐書張鷟下筆敏速著述尤多是時天下知名無賢不肖皆記誦其文新羅日本東夷諸蕃尤重之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貝以購其文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丙部下

叔詹辭順晉文原其歿

蒯通言直漢祖赦其誅

國語晉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埤鄭人以名實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人晉人將亨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歿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視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于



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爲將

軍

按詹鄭卿叔詹伯也

漢書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歟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乃詔齊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可殫誅邪上乃赦之

漆城

瓦衣

史記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陰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舊唐書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因問油衣若爲得不漏谷那律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不爲畋獵太宗悅賜帛二百段

中射奪食不歠之藥

東方竊飲不歠之酒

戰國策有獻不歠之藥於荆王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



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  
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  
之是臣無罪罪在謁者且客獻不灰之藥臣食之而王  
殺臣是灰藥也王乃不殺

湘川記岳陽酒香山上有美酒數斗飲者不灰漢武帝  
遣樂巴求得之未進御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朔  
曰酒苟有驗殺臣臣亦不灰臣灰酒亦不驗遂得免

孔融啁魏太祖酒禁

簡雍啁蜀先主酒禁

張璠漢紀太祖制酒禁而孔融書啁之太祖外雖寬容  
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鄒慮知旨以法免融官

集與操書曰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

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  
泉之郡人著酒旨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  
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庀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  
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因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  
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  
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  
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鋪糟歎  
醢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昨承訓  
答陳二代之旤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  
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



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亾王爲戒也

蜀志簡雍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以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爲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伊籍機捷

秦宓文辯

蜀志伊籍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卽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

又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秦宓未往諸葛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有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



曰有姓劉溫曰何以知之荅曰天子姓劉故以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荅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才辯皆此類也

昔與汝爲隣今與汝爲臣

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

世說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隣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南史河東王歆之嘗爲南康相素輕劉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杯酒否歆之因數孫皓歌荅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

此豈可使卿有勳

生男於羣官何事

語林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北史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加頒賜羣官各有差李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悅賞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也

使卿智不使卿力

謝王暕不謝王理



南史孫謙梁天監九年以老徵爲光祿大夫及至帝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効帝笑之曰朕當使卿智不使卿力

北史宋遊道爲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瞋不謝王理

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  
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

南史張融爲封溪令從叔永出治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

北史元順解領軍徵爲給事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

何不近比老彭遠求溫子

世說周僕射

顗

雍容好儀形詣王公

導

初下車隱

隱卽蔭映

之謂

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旣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

希嵇阮耶荅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 按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

北史李德善屬文詞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

貂抄肉拌



冠觸燭火

南史齊武陵昭王暉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梓帝笑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

又陸雲公善奕棊嘗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

漱石枕流

枕石漱流

晉書孫楚時欲隱居謂王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漱石以礪其齒

南史顧協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

永嘗携内外孫姪游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見欲

何戲協曰見政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

獸微弩强是以發遲

牛駿馭精所以疾耳

晉書陸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旣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騃騃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强是以發遲

南史劉瑀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瑀爲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



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刀韓相嘲

麥竇相嘲

晉中興書刀爨於桓公坐嘲韓博曰是君韓盧後博誤應曰君是韓盧後桓公笑曰刀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刀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爲刀也一坐歎以爲佳

北史麥鐵杖爲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迹後因朝

會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曰曰來三不殊何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時人以爲敏捷

未若諸庾翼翼

可謂衆僧虔虔

晉書孫盛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庾翼子爰客嘗候孫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荅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旣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南史王僧虔子慈少與從弟儉共書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卽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鷄之比鳳超宗狼狽



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

楊素以二柳戲二柳

楊素以柳條戲柳調

北史柳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初俱歷顯要及此昂機並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

又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柳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欽版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爲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外論不爾

外言不爾

晉書謝安問王獻之曰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荅曰人那得知

世說何參軍

思澄

與族弟水部

遜

散騎

子朗

俱擅文名

時人爲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

爾故當推遜

評曰甚矣哉人之好名也父子昆弟間猶不免操勝心況在敵而各位相軋者乎其

猜忌又可勝道哉

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不能免俗爲復爾耳



晉書阮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  
七月七日北阮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  
鼻於庭人或怪之荅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北史王思政入據潁州慕容紹宗出討房豹爲紹宗開  
府主簿兼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  
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白紹宗曰夫命也在天豈  
人理所能延保公若實有水厄非禳爲所能却若其實  
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  
保元吉方乃乘船入水云以防災豈如岸上指麾以保  
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爲復爾耳

亦復可爾耳

不能不爾耳

晉書王敦時爲鴻臚卿謂阮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  
有祿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

又桓溫入赴山陵上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  
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  
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旣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  
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  
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  
笑語移日

是送吏部郎

自餉晉陵令

并志

卷六

九



南史何尚之字彥德爲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

世說高爽嘗經晉陵詣劉蒨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爽代蒨爲縣蒨迎贈甚厚爽受餉荅書曰高晉陵自荅人問其故爽曰劉蒨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蜀志張裔北詣丞相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連皆此類也

灌夫罵臨汝與程不識耳語

崔咸罰裴度與劉栖楚耳語

漢書灌夫行酒至田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值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噉兒咕囁耳語

舊唐書京兆尹劉栖楚李逢吉黨也栖楚等十餘人駕肩排裴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留客命酒栖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裴耳而語崔咸嫉其矯舉爵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壯之



羞與噲爲伍

嘆與滔比肩

漢書韓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

晉書袁宏與伏滔同在桓溫府府中呼爲袁伏宏心恥之每嘆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彭義呼先主爲老革謝奕呼桓溫爲老兵

蜀志諸葛亮雖外接待彭義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義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旣敬信亮加察義行事意以稍疎左遷義爲江陽太守義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義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義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

晉書謝奕嘗逼桓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呼崔元欽爲癩刺史

叱楊再思爲癡宰相

魏書崔暹字元欽爲瀛州刺史貪暴安忍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井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暹也荅曰百姓何罪得



馬志 卷六  
如此癩兒刺史遲默然而去

唐書楊再思居宰相十餘年阿匱取容無所薦達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善譽之畏慎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沴閉坊門以襪再思入朝有車陷於潭叱牛不前志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於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

落水三公陸軍僕射

黃酈少師桃弓僕射

南史司徒褚彥回送湘州刺史王僧髮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驚跳下車謝之宗府堂笑戲曰落水三公陸軍

車僕射

北史郭祚爲僕射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明帝幼弱祚持一黃酈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唇齒深爲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黃酈少師

烏不鳥鵲不鵲

驢非驢馬非馬

國策史疾謂楚王曰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自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可謂烏不爲鳥鵲不爲鵲也

漢書龜茲王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鍾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



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

憎聲

憎眼

世說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  
荅曰見一羣白鷄鳥但聞喚啞啞聲

又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  
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荅曰德非孔  
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  
眼

劉祥比令僕

卞彬比令僕

南史劉祥與王與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  
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又卞彬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

宋東海王禕爲驢王

魏咸陽王坦爲驢王

南史廬陵王禕初封東海王明帝踐祚進封廬陵王初  
廢帝目禕似驢上以廢帝之言類改封焉

北史咸陽王禧子坦傲狠凶麤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  
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宋有東海王禕志性凡  
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  
聞者號爲驢王



閭里咸謂生犀  
時人號爲禿犀

南史陸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爲生犀

北夢瑣言杜邠公侔尚憲宗岐陽公主累居大鎮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時人號爲禿角犀

麟奴

麟王

南史前廢帝自以爲昔在東宮不爲孝武所愛常罵帝爲麟奴又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

范蠡吠於狗竇

光逸窺於狗竇

劉子范蠡吠於狗竇文種聞而拜之按文種過范蠡之門蠡於狗洞作狗吠文種曰狗當吠人蠡乃以我爲人迴車至其門入內而拜薦爲越相

晉書時賢胡毋輔之輩閉門酣飲已累日光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與飲

小遺殿上

小遺閣省

并志

卷六

七

三〇四



漢書東方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爲

庶人待詔宦者署

顏古師曰小遺者小便也

南史謝幾卿嘗於閣省裸袒酣飲及醉小遺下霑令史爲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

車轄投井

車輪括頸

漢書陳遵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者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北齊書司馬消難在江侯判子如之子又是高祖之婿勢

盛當時因退食暇尋高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閉關籬不通消難固請云我是黃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黃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脅我邪高季式歔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云我留君盡興君是何人不爲我痛飲命左右索車輪括消難頸又索一輪自括頸仍命酒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欣笑而從之方乃俱脫車輪更留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莫知所在內外驚異及消難出方具言之世宗在京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輿



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讌集

兵帥共飲

見前

三騶對飲

晉書謝幾卿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與樂遊苑晏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畢吏部盜樽

裴御史攜飭

晉書畢卓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

史

臣曰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雕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

北史崔瞻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食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七筯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攜七筯恣情欲噉瞻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鷺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性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不傾耳



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嘗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北史咸陽郡王坦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  
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  
不獵

舊唐書巢王元吉好畋獵載網罟三十餘兩嘗言寧三  
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齊桓好衣紫

鄒君好長纓

韓子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  
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衣紫紫貴甚一國百

姓好服紫不已寡人柰何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  
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  
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  
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又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  
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  
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  
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王子陽好車服極爲鮮明

辛慶忌好輿馬號爲鮮明

漢書王吉字子陽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



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  
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  
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又辛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  
爲鮮明唯是爲奢

好衣刺文袴

好佩紫羅囊

晉書謝尚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

又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謝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  
戲賭取卽焚之於此遂止

阮孚好屐

自爲壽藏

自爲墓誌

後漢趙岐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  
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

舊唐書傳奕常醉臥蹶然起曰吾其歿矣因自爲墓誌  
曰傳奕青山白雲人也因酒醉歿嗚呼哀哉

王孫羸葬

沐並卽埴

漢書楊王孫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  
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亡  
易吾意歿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旣下從足引脫其



囊以身親土

魏志注沐並慮身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又敕豫掘塋戒氣絕令二人舉屍卽塋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無設脯酒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按並之言曰夫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壽爲欺魄夭爲鳧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爲牢衣裳爲纏屍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哀哉昔莊周闢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歿之徒乃有含珠鱗柙玉牀象衽殺人以徇壙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屨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六教陵遲競於厚葬

謂莊子爲放蕩以王孫爲戮辱豈復識古有不葬之

而野有狐狸之齒乎哉吾苟得獲沒卽以吾身襲於王孫矣

漢高使鄭君名籍

呂布使袁渙置備

漢書鄭當時字莊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歿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

魏志呂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袁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脇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歿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



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惡見水中蟹

惡聞木邊姓

晉書張華裴頠之被誅也趙王倫孫秀以宿憾收解系兄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况此人兄弟輕我邪

又右將軍桓伊嘗詣忠敬王遵遵曰門何爲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溫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况諸桓乎謂曰有傳愛者及屋上鳥有傳惡者惡及水中蟹人情之偏一至於此傳曰好惡以其類者鮮矣良然

爲草人而射之

北史齊河間王孝琬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曰草人擬聖躬也

又齊安德王延宗爲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臥延宗於地馬鞭撻之二百

芳蘭當門不得不除

芳蘭生門不得不鋤

典略曹操殺楊脩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除



蜀志先主殺張裕諸葛亮救之先主曰芳蘭生門不得  
不鋤南史袁淑詩云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  
別玉人門非植蘭所

灌夫罵坐

曹真罵坐

漢書田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  
賀竇嬰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丞  
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爲  
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  
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  
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  
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平生毀程不

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兒女曹咕囁耳語

吳質別傳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吳質  
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責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  
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  
使上將軍服肥卽自宜爲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  
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機上肉  
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鑠因起  
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  
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便  
罷也



拔劍息風

拔劍斫水

謝承後漢書陳茂嘗爲交趾別駕舊刺史行部不渡漲海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沒茂拔劍訶罵水神風卽止息

又王閎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閎拔劍斫水罵伍子胥風息得濟續漢書建初中張禹拜揚州刺史嘗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我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

王述擲鷄子

王思逐蠅子

晉書王述性急爲累嘗食鷄子以筋刺之不得復大怒擲地鷄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瞋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

苛吏傳王思正始中爲司農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踏壞之

溫造與李中書相逢曳去引馬

溫造與崔知誥相逢捉其從人

舊唐書溫造性剛褊人或激觸不顧貴勢以氣凌籍嘗遇左補闕李虞於街怒其不避捕祗承人決脊十下左



拾遺舒元褒等上疏論之曰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  
宰相外無所迴避溫造茂朝廷典禮凌陛下侍臣恣行  
胸臆曾無畏忌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乃  
曳去引馬知制誥崔咸與造相逢造又捉其從人當時  
緣不上聞所以暴犯益甚臣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  
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崇高自  
大不思僭擬之嫌若不糾繩實虧彝典敕曰憲官之職  
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  
在道路相高並列通班令知名分如聞喧競亦以再二  
既招人言甚損朝體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  
行道途即祇揖而過其參從人各隨本官之後少相僻  
避勿言衝突又聞近日已來應合導從官事力多者往  
衢之中行李太過自今後傳呼前後不得過三百步  
指鹿爲馬束蒲爲脯  
以青爲黑以黑爲黃

風俗通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束蒲爲脯二世不覺故潘

岳西征賦曰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

張銑註曰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言鹿者皆陰謀之

禮器曰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註曰變白黑言素青者秦

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故

崔琦對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

按此是趙高之詐又

不第指鹿一事矣



馬志  
書帛置魚腹

書帛係鳥頸

漢書陳勝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

北史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王世克眠之法嗣乃上元子開房記畫作大夫持一千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干一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

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克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克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爲天子也世克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卽以法嗣爲諫議大夫世克又羅取雜鳥書帛係其頸自言符命而散之於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

闕下有寶氣

牛腹有奇書

郊祀志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

又武帝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廼作



馬志 卷六  
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  
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  
其方益衰神不至廼爲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  
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問之果爲  
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

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  
仙者非有求主主者求之

郊祀志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樂大說  
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  
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  
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以言康王康王又  
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灰之藥可  
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  
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  
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  
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廼可  
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尊其使然後可致也  
於是上使驗小方闔基基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  
而黃金不就廼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  
又上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迹緱氏  
城上有物如雉雉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  
毋効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人主者求之



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廼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二桃殺三士

孟酒殺三人

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欲去之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接一搏獬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奮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鼃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鼃頭鶴躍而出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劔而起公孫接田開疆皆反其桃挈領而歿古冶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歿無勇亦反其桃挈領而歿

南史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藩規隨從江夏遇張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



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翼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孟酒殺吳氏三人

子胥給邊候

張丑給境吏

韓非子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國策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剗子腹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歿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放之

客爲鷄鳴出關

丹爲鷄鳴出關

史記孟嘗君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鷄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鷄鳴而鷄盡鳴遂發傳出

博物志燕太子丹質於秦遁到關關門不開丹爲鷄鳴於是衆鷄悉鳴遂歸

睨其旁有馬暫騰上得脫

睨其傍有馬因躍上得免

史記李廣爲胡騎所得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



馬志 卷二  
臥廣行十餘里度伴處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

北史李弼從周文與齊神武戰河橋身被七創遂爲所獲陽隕絕於地睨其傍有馬因躍上得免

以寶鞭示追騎

以金帶投追騎

晉書明帝微行至湖陰王敦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姬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姬姬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訛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而止不追帝僅而獲免

舊唐書王世充作難皇甫無逸棄老母妻子斬關而走追騎且至無逸曰吾歿而後已終不能同爾爲逆因解所服金帶投之於地曰以此贈卿無爲相迫追騎競下馬取帶自相爭奪由是得免

吳公子光群爲足疾

侯莫陳悅詐云腹痛

史記吳世家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公子光群爲足疾入於窟室使專諸置七



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七首刺王僚鉞交於匈遂殺

王僚

索隱曰詳音陽

北史侯莫陳悅說賀拔岳入營共論兵事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令其壻元洪景斬岳於幕中

叔展呼山鞠窮

欽明乞醬梁墨

左傳楚師傳于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

曰有麥翅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

目於簪井而拯之若爲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

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杜預註麥翅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

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河魚腹疾言無禦濕藥將病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

井而求拯已出溺爲拯叔展又敘結茅以表井須哭應以爲信

舊唐書許欽明嘗出按部突厥默啜率衆數萬奄至城

下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食城內有美醬乞二升梁

米乞二斗墨乞一鋌是時賊營處四面阻泥河惟有一

路得入欽明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簡兵陳將候夜掩

襲城中無悟其言者

多請田宅以自堅

大受金賄以自穢

史記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

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

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



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

怛音僊徐廣曰怛一作僊

北史梁睿初平王謙自以威名太盛恐爲時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

虜中吾指

虜中吾足

漢書高帝數項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南史郢城平武帝命衆軍卽日俱下楊公則受命先驅江州旣定連旌東下直造建鄴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足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

量沙散米

聚土覆米

南史檀道濟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又載記晉龍驤將軍胡彬爲苻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

北史賀若敦次湘州俄而秋水汎溢江路遂斷糧援旣



馬志 卷之六  
絕恐陳將侯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卽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 又晉書祖逖以囊盛土如米狀使千人運之詐服魏人衣若叛投關西者 僞爲周文書若從外送來者

北史韓雄爲東徐州刺史東魏雍州刺史郭叔略接境頗爲邊患雄密圖之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略城服東魏人衣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

又楊欒至建州東魏衆漸盛欒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復恐義徒背叛遂僞爲周文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酋令各領所部四出鈔掠擬供軍費欒分遣訖遂於夜中拔還邵郡

莊生請赦以除星變

一行請赦以禳星變

史記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因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歿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歿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當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



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旣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旣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聞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

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

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

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

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

注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

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

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

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

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持去

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

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



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柰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

西陽雜俎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鈎深藏往當時學者莫能測幼時家貧隣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及一行開元中承上敬遇言無不可常思報之尋王姥兒犯殺人罪獄未具姥訪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一作法難以請情一日如何王姥戟手大

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大龕於中又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奴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羣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寘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葵枯出繫乎釋門以瞋心



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  
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

公孫弘上前背約

趙退翁上前背約

漢書公孫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  
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弘與臣等建此  
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  
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

舊唐書趙憬字退翁與陸贄同知政事時延齡姦詐恣  
睢滿朝側目憬初與贄約於上前論之及延英奏對贄  
極言延齡姦邪誑誕之狀不可任用德宗不悅形於顏

色憬默然無言由是罷贄平章事而憬當國矣

含辛爲淚

應聲便號

載記慕容熙后苻氏歿制百寮於宮內哭臨令沙門素  
服使有司按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羣  
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

南史劉德願爲孝武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  
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  
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

史



八

卷六

三十七